

YUYU QINGYUAN
异域情缘

禁龙阁

JIN LONG GE
程镜恩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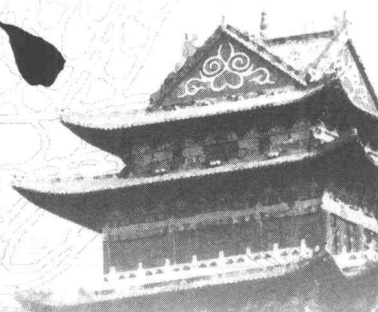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古老的传说，两个被诅咒的命运，
三个人的爱恨纠葛，牵动的，是天下的安危。



珠海出版社

禁龍閣

JING LONG GE
程鏡恩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禁龙阁/程镜恩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9.1

(异域情缘/陈媛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148-9

I. 禁... II. 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7203 号

异域情缘 之 禁龙阁

主 编:陈 媛

作 者:程镜恩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:519000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84 字数:150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148-9

定 价:126.0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程镜恩

八十年代生人，英语专业毕业后改行自学设计，成为一名广告设计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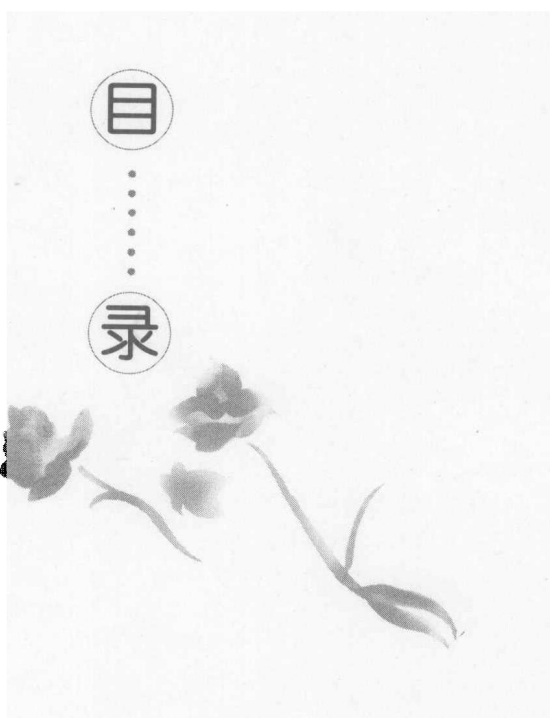
2006年投稿参加齐鲁国际动漫艺术展获得优秀奖，同时也获得信心辞职专攻写作和画画。期间陆续在几家出版社和杂志刊登漫画作品，也有长篇小说在网络上的连载。

希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人生，快乐、知足，且不失精彩。



网址: www.kluweronline.com
投稿邮箱: mf@kluweronline.com

第一章	重 生	/1
第二章	囚 禁	/25
第三章	中 毒	/55
第四章	成 婚	/80
第五章	逃 生	/108
第六章	隐 忍	/134
第七章	约 定	/164
第八章	离 间	/189
第九章	面 具	/215
第十章	春 来	/244





在一阵眩晕中睁开眼睛，入目的是落漆的红色柱子和透着蓝天的木制房顶，枯草的霉味儿充斥鼻间，周围晃个不停，杂乱的金属碰撞声震的我耳膜生疼，快停下来吧，我要吐了！

几个月以来一直在黑暗的混沌中颠簸，好像被人抱着逃难似的，张嘴“啊”的一声怒吼却变成响亮的啼哭，吓得我把后面的话都忘了，这是我的嗓子发出的吗？怎么这么像婴儿？

一个女人的脸朝我放大，但是我一时也看不清她的模样，只觉得她的皮肤很白，眼睛很黑很亮，似乎含着泪花。然后，我看到周围士兵还有他们手中明晃晃的大刀长矛，个个都杀气腾腾地盯着我，好像我的哭声使他们受了刺激。

首先，我确定我是带着记忆投胎了，性别暂时不详，身体有些力气，应该不是刚出生的。其次，我穿回古代了，哪个朝代还不知道，不过看起来藏身的地方类似破庙，估计与荣华富贵无缘了……最重要的是，所有人看到我都不是惊艳或者欣喜的表情，所以我有可能是个非常非常丑的小东西，跟怪物差不多！

“对不起，岚儿，娘只能保住你们中的一个。”

在我正考虑她这句话是否代表我被遗弃的时候，身体已经开始下降。地上的碎石头很多，刺痛了我的背，但是平稳的感觉却让我的视线清晰起来。我看到重生后第一次见到的母亲转身一离开，闪着寒芒的矛头就立即指向我。

没想到就这样被抛弃了……活过来只是为了再死一次吗？上天为什么要多折磨我一遍？就算是如此小的身体，捅一下也会疼会流血的啊！

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，我还是有很多的期盼的，比如稀奇古怪的经历，比如刻骨铭心的爱情，上辈子我没有得到的，没道理重新来过也拥有不了！可这么多人，就算打架也得过十几年让我拜个师父学学武功才行，一个毫无抵抗之力的孩子，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……如果能说话还好，至少可以编些谎言先溜，可是我除了止不住的





哭声,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!

随着脚步践踏而起的灰尘被我吸进肺里,哭泣便转为不停的咳嗽,看着越来越近的危險,说不害怕是骗人的,但是心里却渐渐地无所谓了,怕什么,又不是没死过,大不了再去投胎!

这时,不远处传来了几声野兽的呼啸。荒山野岭或是破庙周围有几只动物跑跑很正常,可它们转眼间逼近的速度也太惊人了吧?!不止我,所有士兵都开始发抖,听起来至少有数百只狼在四周和房顶上嗷嗷叫,地面都颤动起来,足以显示狼群的数量众多!

“妖女作怪了,是她引来的狼!”引来狼群这句话倒也没错,就凭我那初生的稚嫩嗓音,想不引起食肉动物的注意都难,偏偏我还因为怕得要命而放声大嚎,自然有可能招来狼群,可要说我会妖法就是冤枉人了,那可是科幻小说里魔法师的专利啊!

“快跑呀!被狼群围住,大家谁也活不了!”不知是谁领头冲出破庙,原本肃杀的人们一转眼全都抱头鼠窜,跑了个干干净净。

至于被扔在一边无人问津的我,干脆紧闭双眼装死,不敢发出一点动静,但愿那些人能把狼引开,只要我能逃过这一劫,管它今后的命运是什么!

等一切都平静以后,我再次被抱了起来,不过不是刚才的女人,因为这个怀抱又瘦又小,那突出的骨头让我不舒服,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的,至少,他是人不是狼。

赶紧睁眼瞧瞧,看看我的救命恩人是谁,结果一片黑暗迎头罩下,那人居然把我装进了布袋里。接着一个男孩的笑声响起:“哈哈,卖了这个小东西,我们晚上就有好吃的了!”

然后又有几个小孩子的声音陆续冒出来,大抵就是今天收成不错之类的。这个玩笑可开大了。想我在现代活了二十年,竟被这些小臭孩拿去卖,好一肚子的怨气!

拼命磨炼自己的嘴巴和舌头,我要谈判,要劝他们打消念头!

“咕……”唉,我还不饿呢!

“哭……”

“木”不是,我是想说“哥哥们”啊!

再试试:“公……”“狗……”“哥——”咦,成功了?!

“哥哥”、“哥哥木”、“晃五(放我)”……

我不停得又踢又抓再加上哇哇大叫,终于引起了他们的注意,袋子解开了一个口,亮光瞬间和新鲜空气一起灌入,我立刻抓住这难得的机会,两只小手扒住袋子边缘,努力做出最可怜的表情,轻轻地喊了一声:“哥哥……”

刚把绳子扎好,就开始担心,这样会不会把她憋死啊?秦聿先喊住众伙伴,然后打算松松绳子,给她留个小孔,谁知手还没来得及收拢,一个小脑袋就从里面冒了出来,可怜兮兮地朝自己喊道:“哥哥”……

她好像小猫啊!这是第一感觉,因为那双眯着的小眼睛实在是像极了以前养过的一只斑纹猫,长长的睫毛,乌黑的瞳仁,在一张抹得脏兮兮的小脸上仿佛星星一般吸引人,让他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,难道她真的会妖术?这么对视下去,自己会不会就变成她的奴隶了?

就在他天人交战的时候,又一声细细的呼唤传入耳中:“哥哥,火饿。”小东西饿了么?可是他们也几天没吃饱饭了,到哪里去给她弄吃的啊?!

还是卖掉吧,这样她就能有吃的了!秦聿想好后再次拾起绳子,将口袋往上一提,准备系住。

颜湘岚发现小男孩内心的挣扎渐渐回归了初衷,不禁又气又急,忽然一阵头晕袭来,这次是真的要昏过去了,真不是时候!

小手无力地张开,咕咚一声仰面倒下,只来得及看到他惊讶地张大了嘴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她努力挤出两滴眼泪后才失去意识,成败就在此一举啦。

噼里啪啦的烧木头声近在耳边,暖暖的火光在闭着的眼皮外晃动,颜湘岚小小地睁开一条眼缝往外瞅着,虽然不是原先的破庙,但还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,她躺着的地方是房间里唯一的家具:铺着干草的土炕。

看来暂时是安全了!

屋里没有人,但是地上摆着几个大碗,火堆上吊着的锅里似乎在咕噜咕噜地煮着吃的东西,散发着淡淡的香味。

窗外由远及近响起了争执声,天色已晚,隐约可见树枝在半掩的窗纸上投下的影子和小部分的淡蓝色月亮,这是重生后第一次看到它,似乎和数百年或者数千年以后没什么不同,还是那么孤零零的。

秦聿领头进来时,正好看到她在对着月亮发呆,烦闷的心情忽然放开,走过去就将她抱进怀里,学着大人的样子摇了摇,笑道:“乖,一会儿咱们就开饭。”

还是像被骨头架子禁锢似的感觉,颜湘岚不舒服地伸伸胳膊以示抗议,这个时代的小孩子都没人管吗?饿成这样对以后的茁壮成长可不太好啊!

“我给你洗洗脸吧。”他拿过抹布状的碎布就要往她的脸上擦,吓得她立刻扯开嗓子大哭起来。那东西看起来比黑炭白不了多少,擦到脸上洗不掉怎么办啊?!

“真是麻烦的东西,这个叫法不把别人都吵醒才怪呢!”另一个男孩倚着门框,似乎相当不满意她的加入,一脸不高兴。





“以后她就是我妹子，我来养她，你嫌麻烦可以不跟我们在一起！”秦聿很喜欢怀里软软的暖暖的感觉，才不舍得放下呢，径自走到火堆前，拿起勺子就往几个碗里分食物。

“为了她，林子、冬子他们都走了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带着她，我们只会被拖累死！”

“你想走也可以走，咱们兄弟一场，就此别过！”

“你？！”

两人剑拔弩张地对视着，秦聿坚定地瞪着另一个男孩，一步也不肯退让，着实让颜湘岚狠狠地感动了一把，小手也由推拒改为紧抓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居然可以为了她和兄弟决裂，莫名地对他们有了些愧疚。

“如果我也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男孩语气忽然缓下来，叹道：“现在到处都是灾民，我们只有彼此依靠才能活下去……算了，你要养就养吧，我不管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苏梵，”秦聿也缓和了针锋相对的态度，“我实在不忍心卖掉她，只要想到这么可爱的婴儿落到坏人手里，很有可能会被那些饥民当做……”

两人神色都黯然下来，随后进来的几个孩子也都垂下头不说话了，这些日子见多了人吃人的惨状，再冷的心也不忍了。

“都是那个不祥的传说，说什么妖界之子会在今年降生，到时洪水会吞噬地上所有的食物，让那些商人趁机囤积米粮，抬高价钱，现在有钱都吃不饱肚子！”

“是啊，阿宝的家乡虽然没有水灾，可是却被说是妖子出生的地方，现在人都跑光了，田也荒了。”

“谁知道真的假的？不过今年除了旱灾就是水灾，一直就没消停，说不定是真的呢！”

他们几个越说越气愤，颜湘岚却听得冷汗涔涔，那个妖界之子不会就是指的她吧？！想起白天那些士兵憎恨的表情和母亲的抛弃，心里仿佛被乱炸了一通。要是被他们知道了真相，恐怕她的小命立马就得结束了……好危险！

“不说了，那是官府的事，咱们只要能活下去就行！吃饭吧。”老大的一句话自然非常管用，大家赞成放弃这个无谓的话题，拿起自己的碗喝起来。

婴儿要吃母乳的不是吗？就算没有，拿动物的代替也可以，但是那碗里飘着树皮草根，真的喂进颜湘岚嘴里，不噎死她才怪呢！所以本来安静听话的小手又开始挥舞抵抗，就算什么乳制品都没有，小米粥也可以啊！不是有首歌这么唱来着：小米粥把我养大……

“我不要喝！”她呜里哇啦地叫嚷着，但是因为咬字不清谁也没听懂，眼看着碗边

已经碰到了嘴上,不得已之下,只好抬手推翻了它。

虽然知道这是得来不易的食物,可是她确实不能吃啊,望着数道包括秦聿的愤怒目光也只有装哭的份了!

“她是不是以前吃得太好了,不习惯咱们的饭?”叫阿宝的男孩蹲下来,捡起好不容易挖到的野菜,带着泥土就塞进了嘴巴里。在没有和家人失散之前他也是爹娘的宝贝,什么好吃好喝的都先让他挑,现在却连野菜都很难吃到。

“估计是只会吃奶吧?”还是小苏梵比较聪明,一语中的!其他人这才恍然大悟,就算是动物,在刚出生的时候也要母亲亲自哺育啊!

颜湘岚感激地朝他笑笑,眼泪鼻涕糊的满脸都是,要多丑有多丑,偏偏这一笑却让大家紧皱的眉头都舒展开了,秦聿无奈地拿手指点点她的额头道:“现在不可能找到能喂你的奶妈,如果饿了就先喝点汤吧,等明天天亮我们再去找找看。”

这一刻即使有些抱怨转生的时候不对,也开始感激上苍让她遇到了这些善良的孩子,有他们保护着她,就算吃点苦也没关系了。

第二天一早,秦聿和苏梵就拿着自制的弹弓出去打猎,留下阿宝、小伍、大葱还有小葱在家里守着颜湘岚,顺便拣来树枝帮她编摇篮。

大小葱是一对双胞胎兄弟,哥哥比弟弟稍微高一点,相貌却是非常的相似,脾气也差不多,比较憨厚。小伍是个乐天的男孩,喜欢唱歌来逗颜湘岚笑,在他的巧手下,一个个竹蜻蜓、草蚱蜢惟妙惟肖,摆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。阿宝的性格比较沉默,但是心思细腻,像个女孩子似的会照顾人,用捡来的衣服洗干净裁好后给她当换洗尿布。

眼看秋天快到了,需要多储备些木头准备过冬。他们觉得家里不会有什么危险,便由阿宝和小伍留下看家,另外两个人出去捡柴火。颜湘岚这才有机会好好考虑自己的处境。她似乎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外貌,也没有奇怪的胎记,这从他们对待自己和善眼神中可以看出。至于破庙中那些简短的对话,不晓得他们听到了多少,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,小孩子在忙着装狼叫吓人的时候估计也留意不了别人说什么了。关键是以后他们该怎么生活,灾情得到控制的话,也要两三年的时间来恢复,暂时还要过一段苦日子,等她长大一些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,必须找到谋生的手段,让大家能一直在一起,而且要过得很富足才行!

首先,还是好好练习这张嘴的说话功能吧。除了嗓门响亮和流口水,它也没什么擅长的了……

颜湘岚深吸口气,慢慢地进行单音节的练习,其态度的认真程度足以媲美当年拼命背单词考四六级的时候。这样自言自语了一会儿就觉得嗓子有些痒,之前用得太过,声音大一些都不舒服,忍不住咳嗽起来。





阿宝听到后端着一碗水过来喂她，柔和的眸子带着笑意，问道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
咿咿呀呀的。”

“咿咿呀呀。”她觉得好玩便跟着他念：“咿咿、呀呀……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叫李阿宝，李、阿、宝。你呢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阿普？阿帕。”她练习着，同时抓起脖子上挂着的护身符似的小银牌道：“牙（颜）
希（湘）岚（岚）。”真难得最后一个字居然念对了，高兴得咯咯直笑。

“那我叫你小岚好了，这些字我一个都不认识。”阿宝叹了口气，贪婪地看着那三个四方字块。逃难那天正好是他第一次去拜师的日子，那个夫子还夸他很有灵性，是个可造之才呢！可惜……

抱着柴火回来的大葱小葱冲淡了他的忧郁，不一会儿打猎去的那两个也回来了，收获是一只灰色的鸽子。

那是只信鸽，被苏梵打下来后，也不敢在外面多待就藏在怀里赶了回来。秦聿摸摸颜湘岚的小脸后开始准备午饭，其他人则研究起鸽子腿上的小纸条来。

“说不定是很紧要的事情，咱们要不要找人帮忙看看？”

“被人发现了肯定死路一条，还是烧了吧！”

“可是，要是加急的军情，我们岂不是耽误大事了？”

“管它的，送不到地方他们还会再送，先吃了再说！”

“对，反正打也打了，烧了吧。”

此时颜湘岚正躺在编好的摇篮里，他们手里的字条让她看了个清清楚楚，那上面写的不是军情，而是：妖女已诛，即刻返京复命。

那代表着——她安全了。

锅里翻滚着发白的肉汤，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，闻着就让人忍不住靠近再靠近。等一小撮盐粒撒进去后，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抱起自己那份享用着，有的狼吞虎咽，也有的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，不一会儿就一滴不剩地解决完了。

鸽子汤真好喝！颜湘岚意犹未尽地舔舔嘴，心里夸赞道：“好鸽子，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，还让我填饱了肚子，愿你投胎后还当鸽子！”

秦聿他们也吃得很高兴，计划着明天早晨再去打一次猎，尽量走远一些，多带回来几只。

饭后，一直披散着头发的男孩们突然来了兴致梳理头发，别看他们跟叫花子没两样，精神却都很充足，用小树枝帮别人分开发结的时候，动不动就痛呼着跳起来打闹一番。看他们的发式很像明朝的打扮，颜湘岚突然产生一个念头：朱元璋不会就是他

们中的一个吧?!

不过,要是朱元璋还没当皇帝的话,昨天那些士兵就应该是元朝的蒙古人了!说不上来哪里奇怪,总觉得他们和母亲是认识的,否则也不会让她轻易离开。想到被放弃的那一刻,刚刚的好心情也变成了泄气,另一个没有被放弃的幸运儿是谁呢?她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手足?或者另一个才是母亲的孩子,而她只是个幌子?!
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……颜湘岚悲哀地联想着,大任都降到别人身上去,劳和饿却归她了,真不是普通的倒霉哎!鼻子一抽,眼泪便不受控制地流下来,其实难过只是一小会儿,泪水却止不住了,这个身体毕竟还是太小了,无法跟上她瞬息万变的纷乱心情。

“小岚怎么哭了?没吃饱吗?刚才还挺高兴的,”阿宝头上挽了一个髻,露出了秀气的五官,走过来安慰地拍拍她的肩:“乖哦,不哭不哭。”

“小孩子就是没准,一会儿好一会儿坏,整个就是一麻烦精!”苏梵头发在刚才的追逐中被扯歪了,却摆出一副酷酷的模样,看起来相当滑稽,他自己倒是感觉良好。

“你小的时候不也是小孩子吗?谁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懂、什么都会啊?!”一群在颜湘岚的眼中都是孩子的家伙,居然以大人自居,还为了如何哄孩子而争执不已。

“她叫小岚?”秦聿看着阿宝问道:“你识得那牌子上的字?”

“不是啊,是她自己说的,我便这样叫,也许我听错了吧。”

阿宝见颜湘岚不哭了,松了口气道:“哭得多,饿得就快,真的想哭也要忍住知道吗?”

这倒是真的,她点点头,乖乖地闭上眼让阿宝擦去脸上的泪水。

“自己说的……”秦聿想起在破庙里隐约听到的话语,以及她那似乎能看进人心里的目光,不禁有了片刻的恍惚,也许她……

“对了,早上我和苏梵在林子里追獐子时发现了一个山洞,洞外是个大坑,野兽进不去,人却可以用绳子荡过去,我们搬家吧,那里比这里安全,冬天也会更暖和些。”那儿人迹罕至。

“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啊?”小伍放下手里削着的新发钗,开始盘算要搬的话,有多少东西要带走,全部搬完需要好几天呢。

秦聿看了颜湘岚一眼,后者明显心里一跳,他怀疑她的身份了吗?

不过怀疑只是一点点,担心的成分更多些,这个家必须要搬,如果被官府追查过来,大家都会被抓。

“林子里吃的东西比较多,咱们找起来也方便些。”苏梵摆弄着手里的弹弓道,“保不准以后天天都有肉吃!”





“可是遇到狼或者野狗什么的，不是更危险？”阿宝比较喜欢这里，离官道和小溪都比较近，说不定能碰到同乡逃难的人呢！

“要是真的遇上了，我就瞄准它，‘啪’的一声让它当烤肉去！”

苏梵似乎还沉浸在追逐猎物的兴奋中，拿出石子挂好，冲着外面的大树就是一发。他的力气还真不小，这一击竟崩下几片树皮来。

美食和探险当前，很快就赶走了犹豫，大伙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。

屋子大看不出来，这段时间他们捡了不少东西，都堆在一起足有一人多高。其中包括一只大木箱、几件有棉絮的厚衣服、大小不一的碗和锅，还有几只布鞋，再加上他们自己用软草和破布缝制成的被子、枕头还有垫子，零零碎碎摊了一地。

“咱们快成富人了！”依靠彼此的默契配合，他们在荒芜的世界里构建了自己的家，这里面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或惊险或凄凉的故事，看看哪个都舍不得放弃，干脆全部背走。

“还有这个，”阿宝把颜湘岚往最高的被子上放笑道：“这些就是我们全部的家。”

她左看看右瞧瞧，男孩们的手不知何时握在一起，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的感情自然流露，很有些将要侠义江湖的气势！

“对，还有小岚。”秦聿每念一次她的名字都会让她有些心虚，都怪当时急着告诉阿宝自己的名字，以后可不能再表现得与年龄不符了，该装傻的时候还是装傻吧！

决定之后，苏梵说现在天还不算晚，不如先拿一部分东西过去，大小葱和小伍跟他一起，留下秦聿和阿宝看家。

趁着阿宝去洗衣服的空当，颜湘岚觉得还是早些打消秦聿的怀疑比较好，于是莫名其妙地张嘴就哭，害得他手忙脚乱哄了半天才安静下来。等阿宝回来时，这种无理取闹的哭叫已经反反复复四五次了，怎么哄都不管用，急得他脸都红了。

“阿宝，快看看她是饿了还是怎么的，一直哭个不停，该不会是哪里痛或病了吧？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啊？小岚一直很乖啊！又是刚刚吃饱，这会儿应该睡午觉了……”他试了试颜湘岚的额头，温度正常，尿布是干净的，皮肤上也没有蚊虫口咬的痕迹，看着那对哭肿的像小核桃的眼睛，一样摸不着头脑。

两人轮流抱着她想尽办法，装鬼脸逗她，估摸着差不多再闹下去就要把他们的耐心磨平了，颜湘岚这才小声地抽泣几下，打了个呵欠开始装睡。

“呼——”秦聿擦擦头上的汗，感觉哄小孩比打猎还累，不过还好没事了，望着她微张小嘴有规律地呼吸的样子，终于体会到苏梵说的麻烦了。

可是还没等他们多喘口气，颜湘岚又弱弱地哭起来，但是秦聿一抱她就立刻停下，一放进摇篮就继续，害他只能一直抱着她在屋里转圈。

“好像小孩都喜欢让人抱着，抱的时间长了就这样，一放就哭，等长大些可能就好了。”阿宝听过大人这么说，不能抱出习惯来，否则就会变成爱哭鬼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不知道啊……”

他俩无奈地看着进入梦乡的小家伙，同时叹了口气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！

到了月亮高悬的时候，苏梵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来，别看行李只是些衣物，走的路程一远也变得好似千斤重担。

颜湘岚已经用哭声打败了秦聿，逼他吃饭睡觉都要抱着她，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胡思乱想，虽然他的怀抱还是那么的不舒服……苏梵也没力气多看他们一眼，倒头就睡，除了阿宝还在收拾东西整理包袱外，其余人都沉入梦乡，呼噜声此起彼伏。

接下来的几天就在忙碌的搬运东西中度过。秦聿和苏梵所说的那个山洞，要翻过两座不太高的山，走过一片荒草地，然后进入茂密的森林中，等来到一个仿佛由巨石硬砸出来的大坑前时，新家便到了。

洞口就在灌木和大石后面，从坑的两边也能靠近，但是山石松滑，谁也不敢冒险去试。要不是秦聿和苏梵提前找到，就算他们从这里路过也不会发现它，真是个好藏身之处。

只是每次进出都要像猴子似的抓着藤蔓来回摇荡，时间久了也够危险的，大家一商量，决定在洞里另外找个出口。这一找才发现里面很深，有许多分支，他们每次都一起勘察完一条路，再返回走另一条。在其中一个洞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池泉水，喝饱后又走了半天，便感觉洞里逐渐亮了起来，风吹得火把直晃，看来这里和外面是相通的！

再走几步，眼前豁然一亮，他们惊喜地看着比之前还要宽敞的山洞，没想到它竟然能纵穿整座大山。这边的洞口在山腰处，视野开阔，远远望去是一片青色的群山，山下怪石古树比比皆是，与另一边的森林迥然不同，石头很高、树很矮，看起来有点荒凉的感觉。

“哇，看我们发现了什么？！”小葱的叫声把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岩壁上的一个小洞里，他正奋力往外拖一个袋子，许多白色的小粒粒从布缝中不断挤出来，是大米？！

“天啊，真的是米！”大葱帮他拖出一个袋子，发现里面还有，具体有多少看不清楚，但是几个月都见不到的白白的米粒无疑比黄金更夺目，大家一时都惊呆了。





下一刻,数只小手不约而同地抓起大米就往嘴里塞。秦聿抱着颜湘岚站在一边,脸上惊讶归惊讶,眼睛却开始打量四周,这粮食肯定不是自己飞来的……

“快跑!——”他看到洞口似乎有黑影闪过,心里猛地一沉。不管粮食的主人是好是坏,饥荒的时候被偷了粮食,都会对他们穷追不舍!

“有人?!”苏梵虽然意识到有危险,但是手里却迅速往衣袋装了两把,其他人听到秦聿的示警早就朝来时的洞逃去,他却因此落在了后面。

“小毛贼,偷到爷爷头上来啦?!了不得了你!”一个道士打扮的男子突然自外面闪入,跃到苏梵的背后,伸手一抓就将他提了起来,黑黑瘦瘦的脸皮上,睁着一对铜铃般的大眼,凶狠地一瞪,狰狞如野兽。

“放开他!”秦聿立即转身营救伙伴,却忘了手里还抱着小岚,再想跑时只觉得后领一紧,整个人也被抓到了半空中。

“哈哈,偷了我的粮食还想跑?!没门儿!”道士高举双手。已经跑远,但又跑回来的其余几个也不敢上前了,怕他一气之下会松手。

“苏梵,快把米还给他!”秦聿不敢挣扎,冲着道士大叫道,“我们不是贼,以为这里没人住才拿的!”

“不,我愿意用其他东西来换这些米,我们的妹妹好几天喝的都是野菜汤……”苏梵紧紧攥着衣袋口,说什么也不放。

“换?”道士嘿嘿一笑:“你给我座金山我也不换给你!”

“那你放了我们,我们不要了就是!”秦聿一个劲地朝苏梵使眼色,无奈这些米实在是太珍贵了,他难以抉择地咬着嘴唇,看看小岚又看看大家,一声不吭。

“苏梵?”阿宝没想到他竟然一直记着自己说的,穷人家的孩子要是没了娘,都是用粗米粥喂养的这件事,而且记得比别人都要深!

“求你……”

“求你把米卖给我们一些,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!”

颜湘岚惊讶地抬头,最讨厌她的苏梵居然在低声下气地求那个道士?!他的自以为是呢?他的傲气呢?痛苦在心里蔓延,望着抓着棍子随时准备进攻的大小葱和小伍,还有更近一些却又不敢再挪动一步的阿宝,他们毫不犹豫地要跟臭道士拼命,竟然都是为了她?

“你们这帮小叫花能做什么?我卖了你们都换不来这些米!”道士哼了哼,把苏梵放回地上,却抓住颜湘岚,想要把她从秦聿的手臂中扯出来:“倒是这个小东西的面相有些特别……”

“不许你碰她!”秦聿扭动着身体,躲避那只黑色的大手,可是脚悬着使不上力,一

声惊呼，小岚已经自他的怀中脱离，落进道士手里，吓得他嘴都发白了。

“米我不要了，把她放下！”苏梵也吓得不敢，立刻翻过衣袋把米倒了个干干净净，如果他想带着小岚跑的话，他们谁也追不上！

“哦？这么紧张啊？有意思。”道士做势举高颜湘岚，他们的心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他又笑着放低了些，果然他们全部换上了一副张大嘴伸手欲接的模样。

来回几次，秦聿他们只是担惊受怕，可把颜湘岚气得够呛！居然这样利用自己要弄大家，真卑鄙！乘着那只黑手靠嘴最近的时候，用尽全力朝他咬了下去！

道士吃了一惊，颜湘岚却马上后悔了，她还没长牙呢……

但是这一缓的刹那，秦聿和苏梵已经一齐冲上去，苏梵抱住他的小腿狠狠地咬住，秦聿则趁他一松手的时候抢过颜湘岚就跑，其他人手里的石头木棍顿时朝道士砸去。

一阵纷乱的纠缠后，等道士放下护在头上的手臂时，山洞里哪还有一个人影？早就都跑光了。

他皱着眉头拍打弄皱的衣服，嘴角却越来越深地扬起了一个弧，一双大贼眼转了转，用一个小袋子装了些米，朝洞里走去。

这边的山洞里东西还在，人却都荡过大坑，准备离开这里，秦聿很后悔带大家搬来，情绪非常低落，苏梵却还在念叨着，早知道没法商量，还不如抢一些粮食就跑呢！丝毫不见刚才的卑下，这很让颜湘岚欣慰。

虽然她被那道士抢走一小会儿就安全回来了，秦聿还是有些受不了，接过颜湘岚就紧紧抱在怀里轻摇慢哄着，也不怕他的骨头箍疼了她。

他是在担心吗？颜湘岚仰望着秦聿的眼睛，没来由地让她呼吸一滞，好像等了好久才重新寻回了她，盛着满满的不舍与委屈，马上就要哭出来似的！这种眼神她不是没见过，当一个人从孩子的手中拿走他最心爱的玩具时就是这样……

“哥哥不咕（哭）！”她抬起手摸摸秦聿黑黑的脸颊，当做是安抚。毕竟她是大人，他是小孩子嘛，真把他惹哭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秦聿勉强笑着摇了摇头，细细地摸着颜湘岚每一根小小的手指，无声地表达着自己的喜爱。

“整天只管你叫哥哥，也没听她喊过我一次！”苏梵偷空跑来点点她的额头，做出凶凶的模样，挤眉弄眼地直到她无奈之下赏给了他一个笑容。

“小岚怕你呗，谁叫你只会吓唬她？”阿宝擦了擦脸上的汗，瞪了苏梵一眼，危险还没解除他就好像全都忘了似的。

“来，叫哥哥，小岚乖，叫哥哥让我听听！”苏梵不死心地凑在跟前不肯走。





“猪(苏)哥哥……”刚叫出来,颜湘岚就傻了,没有练习的下场就是把苏梵的“苏”错念成了“猪”!

苏梵瞬间绿了整张脸,阿宝却很没形象地哈哈大笑起来,完全不像平时的文静,更加剧了苏梵的难堪,连秦聿都忍不住笑的肩膀直抖。

“猪哥哥——”小伍伸长脖子有模有样地学颜湘岚娇气地喊了一声,还朝他眨了眨纯真无邪的眼眸。

“你找打啊!”苏梵正好不知道怎么发火呢,抬脚就向小伍冲去,两人嘻嘻哈哈地扭打成一团,期间还不停地传出小伍求饶的声音:“猪、猪哥哥,饶了我吧,我再也不敢了——”

颜湘岚看着他们讪讪地叹了口气,她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给她起外号了,谁知现在却换她来伤害人家幼小的心灵,还挺不是滋味的。

不过苏梵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忘了吧……

“喂,小鬼们别慌走!咱们谈谈!”突兀的呼喝很响亮,但是没产生多大的恐吓作用,大伙知道他跳不过来这么大的坑,看见他追过来了也不慌张。

“谈什么?”秦聿把颜湘岚交给阿宝,冷冷地注视着坑那边的一举一动。

“你们来做我的弟子,我就把米分给你们怎么样?”道士摇摇手里的袋子,故意打开口让他们看着,然后又道:“以后你们要管我叫师父,打柴、烧水、洗衣服都要包了。这袋粮食只是给那个小小鬼的,你们一粒也不许吃。”

做他的徒弟就给比黄金还珍贵的粮食?哪有这么好的事啊?

“我只留你们十年,十年后你们就可以走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楚国十年后将会有大事发生,乱世出英雄,你们尽可一展拳脚去,到时建功立业不要忘了是我伍立夏的徒弟就行。”他得意地看着那些犹豫和怀疑的眼神变来变去,心里却忍不住叹息,碌碌无为地等了这么多年,终于找到可以收为徒弟的人了,总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。

不晓得是不是历史上的楚国,或者这是个未知的时代,恰巧名字一样?颜湘岚发现她对这个国家还很陌生,不晓得到了公元多少年,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位置,以前学的历史知识好像都没用了。她还想听道士多讲讲时,他不再说话,目光投向远方,淡淡的忧虑浮现其中,看来那个“大事”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了?!

秦聿和其他人低低地商量着,那袋不停摇晃着的米在动摇他们的决心……看着圆圆胖胖的小岚日渐消瘦,还不如冒险一次!

夕阳下,伍立夏悠闲地捻着胡须微笑着,好像那几个孩子已经想通了呢……